



从新兴文体到文学大国

中国20世纪报告文学流变史论

谢耘耕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谢耘耕 著

从新兴文体到文学大国

——中国20世纪报告文学流变史论

X524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新兴文体到文学大国：中国 20 世纪报告文学流变史论/谢耘耕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5354-1327-7

I . 从…

II . 谢…

III . 报告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20 世纪

IV . I 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266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首壹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0 千字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张　　锐

中国报告文学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印刷术的普及，报纸的出现，报告文学逐渐从新闻报道中脱胎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文学样式。从时间上来算，中国报告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它以何种姿态走进新世纪，这是每一位报告文学的关心者不得不正视并予以回答的问题。一百多年来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准确而宏观地切入审视对象提供了最佳契机。

中国初期的报告文学大抵都是事件的记录。因为以事件作为作品的中心，所以在那些作品之中，人物往往失去了光彩，而变成了无血肉的暗淡的影子；有的甚至连人物的影子也淡漠得很不清楚，留下的只是事件的记录。初期的报告文学虽然有不少记人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的写人，主要还是通过对事件的记叙来及时反映时代重大主题，表现人物的某些精神品质，而并不像小说那样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个性的刻画。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主要不是体现于多种艺术手段的调动，而是偏重在生活真实细节的动人及思想的闪光。作品之结构，或就一件事平铺直叙，或将若干小故事依次串联，显得朴实真切，看不出什么刻意经营的匠心。作品的篇幅一般都比较简短，仍带着“生活速

写”的色彩。

20世纪4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逐步克服了这个缺点，显得更加成熟了。许多作者不但重视事件发展过程的表述，而且注意了对人物的描写，注意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人物精神品质的表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各种各样的活生生的人物。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重视人物刻画，特别是注意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是创作上的巨大进步。

由于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重视对人物的描写，就使这种文学体裁完成了由以写事件为主到写事写人并重，再到以写人为主的转变，从而使报告文学摆脱了先前那种新闻纪事的范式，而大大增强了文学性的特点，并且达到了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达到了坚持真实的原则与艺术表现的统一。报告文学的这种转变，在其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解放后的报告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当时的人物报告文学往往容易流于平面化、模式化。这也是40年代人物报告文学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作者往往以对英雄人物和高级将领的崇拜心情来表现人物，缺少超越的目光和理性的精神。胡风曾批评过抗战文学中的纯客观主义倾向，实际上也包括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主体衰弱的现象。因此当时人物报告文学在数量上比较大，而能够经得住时间汰洗的却并不多。

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基本上继承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以表现英雄人物和革命领袖为主。这方面的人物报告文学有丁玲的《田保霖》、杨朔的《英雄爱马》、刘白羽的《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穆青的《赵占魁同志》等，都是表现新时代的新的人物的，这类创作提供了最直接的人物颂歌式报告文学的艺术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主要体式功能就是为新时代新的人物唱颂歌。

读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便会感到其文学性的进一步加强，诗的因素的增加。这种对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强调，向小说艺术的倾斜，对于进一步克服报告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罗列事例、平铺直叙，缺少艺术感染力的弊病，无疑是具有针对性和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强调”和“倾斜”给报告文学创作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新闻真实性的削弱。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式的报告，充斥着当时的文坛，淡化了报告文学的新闻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报告的真实性。

当然，上述问题的根本解决，必然以报告文学观念之变革更新为前提。我们欣然看到：80年代，在整个文学思潮新变的大背景下，报告文学创作之观念与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了从审美对象到艺术形式的全方位的开拓与创新，并促成了一个空前繁盛浩大的“报告文学潮”的到来，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散文等其他文本样式一道进入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进入90年代之后，面对日益深入改革开放而裸露出质核的社会，报告文学作家更是自觉地在作品中溶入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知识和手段，来表现改革年代政治、经济、法制等各个领域中的新旧观念的冲突，更为自觉地担当起探究现实的历史投影的“第二新闻”角色，在社会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上，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思考，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对未来的预测与构想，均融进了富于现代意识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呈现出科学的理智性风貌。

以往的报告文学史研究，为描述报告文学百年的历史性巨变曾作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毋庸讳言，还普遍地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报告文学文学体式的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尚缺乏系统完整的深入观照。总体观之，占压倒地位的仍然是对运动、思潮、论争、作家生平文

学活动、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创作方法等的论述，文体流变史描述的薄弱、零散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中国数十年报告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显示出撰写专门的报告文学体式流变史的必要性。

谢耘耕同志是新闻系的硕士出身，又一直在从事着新闻事业，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后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报告文学的研究，已经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我看来，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在 20 世纪的发展史背景中展开对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这样，他的报告文学研究就有了深邃的历史感。的确，在中国，20 世纪正是报告文学勃兴的百年。20 世纪的动荡风云为 20 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而 20 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单薄到厚实、从“轻骑兵”到浩大的阵容这一发展过程，既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留下了可贵的画卷，也体现出历史对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的青睐。百年时光流逝，在跨世纪的年代里，认真总结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成就，检查留下的历史缺憾，对于开辟报告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天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对于处于世纪之交的研究者来说，有没有“为世纪做总结”的意识，境界可能大不一样。许多深层次的文学问题，只有在一个深邃的历史背景中才可能看得清楚。一些重要的文学规律，只有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有深度的揭示。正因为如此，这篇论文与其说是一部中国报告文学流变史，不如说是一部中国报告文学流变论。也就是说，本书虽然重史的描述，但更重史的论析，即是建立在报告文学史基础上的史论性著作。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过去一些报告文学史著作由于多拘泥于史实，缺乏理论的观照，缺乏思

想的提炼和升华，因而给人感觉是缺乏思想的超越感；我们写报告文学史不仅是重述历史，而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发掘宝贵的思想资源，获取新的借鉴与启示。要达于此，没有思想的洞察力不行，没有创造性思维不行，没有理论观照不行。因而，他在论文的写作中，孜孜追求的是报告文学史的发现，思想的提炼，理论的阐发；力求在每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走向思想的深处，并由此把握到洞悉历史、放眼未来的理性之光，使人读了论文后，能获得更多的思想的感悟与启迪。

二是从大量的资料中提炼出清晰的发展线索，对报告文学从以“记事”为主到以“写人”为主的发展脉络作出了饶有新意的描述，还对报告文学最为兴盛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产生的“小说化”、“全景式”、“体验派”等引人注目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讨。这样，他就做到了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虽然他对于报告文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的“新闻性”与“文学性”的比重问题提出的见解（他是主张以“新闻性”为主，以“文学性”为辅的）不一定能解决理论界的分歧（事实上，报告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也常常使得任何的理论概括都很难做到圆满），他对某些很有影响的作品的批评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但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他在运用这些材料时体现的求实态度，仍然能给人以丰富的启迪。我常常觉得，有些理论问题的争鸣之所以常常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恐怕与争论者过于执着于概念的纠缠，而忽略了对大量作品的深入研究有关。正是有感于此，我认为深化报告文学研究的关键，应该是在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全面把握报告文学发展的复杂格局的基础上，以更开放的思维、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去寻找新的突破口。

剩下的问题是，20 世纪 90 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不太景气过后，何时会迎来新的、如 80 年代中曾经达到过的那样的高潮？

这个问题是近年来报告文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是报告文学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在这方面，克服商业化、世俗化思潮的负面影响固然是重要的，提高报告文学写作者的思想水平、文学功底恐怕更为重要。即使是在商业化、世俗化思潮的冲击下，九十年代不是仍然产生了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何建明的《落泪是金》那样蜚声文坛的名篇么？可见优秀的作品总是不会被淹没的。我期待着报告文学新的繁荣期的早日到来，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关注报告文学的研究，促进报告文学研究朝着新的深度掘进。

序

黃曼君

报告文学属于 20 世纪的一种时代文学，它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自 19 世纪以来，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整个世界被日益纳入统一的全球经济、文化、人员交换体系，人们的生活空间、工作场所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流动性。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各种信息的需求迅速增加，而且这种需求愈来愈多样化，不仅要知道事件的经过，还要知道对事件的分析、思索与展望，不仅要从中获得消息与知识，还要获得一定的审美享受与心理情感的补偿。日益繁荣的媒体消息与报道因读者多样化的需求而借鉴于文学；文学也因时代的发展与读者渴望获得大量的、及时的信息的需要而借鉴于新闻报道。这样一种新的边缘文体——报告文学就产生了。因此，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本身就是由现代的器物文化导致现代的制度文化（现代市场、现代传播、出版制度），从而导致的现代的精神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故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的角度来说，报告文学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时应该看到，研究报告文学还能打破文学研究的封闭视野，将随时代进程而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不仅是报告文学，还有网络文学、还有家庭婚姻杂志和报纸上半虚构的一些讲述、

故事其实都可以，而且应该纳入文学研究的对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

报告文学具有纪实性，但这并不妨碍它通过对具体人与事件的叙述表达超越具体的永恒。比如《唐山大地震》，它所表达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而展现出的不同命运与人性选择，实际上就超越了一次具体的灾难本身，体现出某种普遍的生命与人性价值。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看待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将其仅视为某些文学技巧的运用，而要挖掘其中审美感悟的普遍性。也只有这样，报告文学才不至于被小看，而真正获得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文学大国”。

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看待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文学影响的问题。而报告文学研究与这个课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中国报告文学的产生与中国自身现代化、都市化进程和外国报告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关于这一方面，研究相对要多一些。然而古代文学传统也不可忽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边缘文体，与中国古代所谓“杂文学”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杂文学”是文史哲合一的文学，是文学性与诸多实用性的合一的文学。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史、传、表、奏等与诗、乐府、赋等共同成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报告文学记人记事，提供及时、具体的信息，同时又抒发感慨、表达人生审美感悟，运用一定的审美形式和技巧，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杂文学”是存在某种继承关系的。比如古代大臣写给皇帝的奏章，一方面要及时提供信息，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见解，抒发自己的忠诚或忧国忧民之情，同时还十分讲究文采，可以说就是一种向皇帝“报告”的文学，有些名篇佳作甚至千古传诵。然而，关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问题，现在还有不少争议。但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谢耘耕君这部专著对上述问题大多有深入论述。这是他的博士论文，是近些年来报告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优秀成果之一。他本人长期从事新闻媒体方面的业务及管理工作，有着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所缺乏的研究报告文学所需要的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接受的敏感。再加之他本来就有后来又迅速增强的文学修养，从而使这本论著有自己的特色，取得了独特的成绩。

首先是史论结合，线索清晰。特别是对中国报告文学历史分期的划定及划定标准，很有新意。报告文学由叙事到写人，再到对国民性的反思，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思考所形成的三个阶段，正是根据文体自身的审美特点对历史的阐释，是一种真正的“内部”阐释，而非机械地照搬依据外部的政治社会历史分期。依据这样的分期标准，作者将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划为报告文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作为一种分体文学史，打通了现代和当代。这一点对于整个新文学史的书写都可以说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是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透视，对百年报告文学发展流变的若干重要关节点重点给予剖析、论述。如 40 年代报告文学重心由写事向写人的转变、五十年代关于“特写”的引进、新时期出现的“小说化”、“全景式”报告文学等，抓住了这些关节点，有利于突出报告文学流变的理论聚焦，提升本文的理论内涵。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不同时期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探讨有重点地给予了梳理和概括，这些部分集纳起来，不啻成为一份微缩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这在以往的类似著作中还不多见。

作者还注意选取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解读，而且这种解读不单是文学的，还着眼于报告文学的其它特点、功能，可以说是对这一边缘文体的“交叉”式解

读。它们一方面为历史叙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们有所帮助。

看到谢耘耕君出版这样一部专著，是令人感到特别高兴的，尤其是感到它能够对新文学史的书写发挥自己的参考价值。同时，我相信，报告文学与新闻传媒领域里的同行们也必将从中获得启发。

绪 论

中国报告文学是近代社会的产物。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印刷术的普及和提高，报纸的出现和繁荣，报告文学逐渐从一般新闻报道体裁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文学样式。中国报告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它以何种姿态走进新世纪，这是每一位报告文学的作者、读者、研究者不得不正视并予以回答的问题。一百多年来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准确而宏观地切入审视对象提供了最佳契机。

以往的报告文学史研究，为描述报告文学百年历史性巨变曾作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毋庸讳言，还普遍地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报告文学文学体式的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尚缺乏系统完整的深入观照。

中国数十年报告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显示出撰写专门的报告文学流变史的必要性。所以，我选定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流变论这个题目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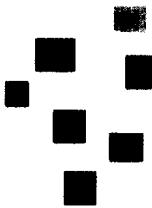
这篇论文在 20 世纪的发展史背景中展开对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以宏观整体把握与微观透视相结合，以外部历史研究与报告文学本体分析相结合，以史实与史论相结合，以此探寻一个能反映报告文学历史发展的新的述史框架。这样，报告文

学研究就有了深邃的历史感。的确，在中国，20世纪正是报告文学勃兴的百年。20世纪的动荡风云为20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而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单薄到厚实、从“轻骑兵”到浩大的阵容这一发展过程，既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留下了可贵的画卷，也体现出历史对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的青睐。百年时光流逝，在跨世纪的年代里，认真总结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成就，检查留下的历史缺憾，对于开辟报告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天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对处于世纪之交的研究者来说，有没有“为世纪做总结”的意识，境界可能大不一样。许多深层次的文学问题，只有在一个深邃的历史背景中才可能看得清楚。一些重要的文学规律，只有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度的揭示。正因为如此，这篇论文与其说是一部中国报告文学流变史，不如说是一部中国报告文学流变论。也就是说，本书虽然重史的描述，但更重史的论析，即是建立在报告文学史基础上的史论性著作。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过去一些报告文学史著作由于多拘泥于史实，缺乏理论的观照，缺乏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因而给人的感觉是缺乏思想的超越感；我们写报告文学史不仅是重述历史，更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发掘宝贵的思想资源，获取新的借鉴与启示。要达于此，没有思想的洞察力不行，没有创造性思维不行，没有理论观照不行。因而，我在论文的写作中，孜孜追求的是报告文学史的发展，思想的提炼，理论的阐发；力求在每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走向思想的深处，并由此把握到洞悉历史、放眼未来的理性之光，使人读了论文后，能获得更多的思想的感悟与启迪。

再者是从大量的资料中提炼出清晰的发展线索，对报告文学从以“记事”为主到以“写人”为主的发展脉络作出了饶有新意的描述，还对报告文学最为兴盛的80年代中产生的“小说化”、

“全景式”等引人注目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讨。这样，就做到了以史带论、史论结合。

剩下的问题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不太景气过后，何时会迎来新的、如80年代中期曾经达到过的那样的高潮？这个问题是近年来报告文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是报告文学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在这方面，克服商业化、世俗化思潮的负面影响固然是重要的，提高报告文学写作者的思想水平、文学功底恐怕更为重要。即使是在商业化、世俗化思潮的冲击下，90年代不是仍然产生了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何建明的《落泪是金》那样蜚声文坛的名篇么？可见优秀的作品总是不会被淹没的。我们期待着报告文学新的繁荣期的早日到来，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关注报告文学的研究，促进报告文学研究朝着新的深度掘进。



本书以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流变为研究对象，对报告文学的萌生与兴起、发展与曲折、成熟与繁荣、坚守与探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作者采取宏观整体把握与微观透视相结合、外部历史研究与报告文学本体分析相结合、史实与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报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全新的、开放的体系之中，突破了现有的研究格局，建构了一个充分反映了报告文学历史发展的新的述史框架。作品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史论结合，是近年来报告文学研究领域最新的成果之一。